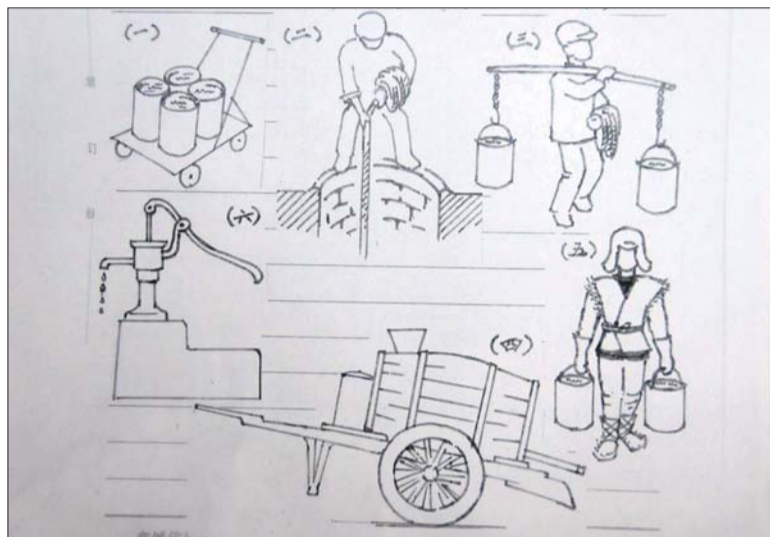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qwbms@vip.163.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 从井水到自来水 老烟台人难忘的记忆



沛湖手绘 李泊静翻拍

沛湖

我上小学时,老师就说,水空气阳光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号召大家节约用水,那时老烟台人的各项用水,居民的生活用水(餐饮、洗澡、种植、饲养等),菜园子、部分农田和一些工厂、作坊的用水完全仰仗祖传水井。当时的市区即奇山所城周围直到北海边烟台山一带的居民区商贾区,以及近郊区的一些村落,如金沟寨、上夼、西南村、大海阳、小海阳、通伸、桥上、芝罘屯等都有自己的水井。

井也分两类,一是甜水井,一类为溲水井,后者的水口感苦涩咸,甜水是餐饮用水,溲水是餐饮之外的用水,这两类水有时都要加漂白粉处理后才能用。甜水井不多,最有名的是所城南门外彭城小学门前的“双眼井”,东南台子马车店处的“大口井”,四马路西口外花生庄对面的“老井”和上夼村西头的“四眼井”等。双眼井的水不仅口味好,而且水旺,一年四季满足供应。当时除了老发电厂(现在的华丰街,是日本鬼子建的),用水泵抽水外其他各处全是手工操作,就是把水桶拴上绳子直接从井里提水,年复一年,天天如此,吃水相当艰难,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和时间。

当时老百姓都住在小平房,家家备有大小水缸和缸罐罐作储水之用。夏季雨多屋檐下就摆上器皿接雨水用,河里有了水也要利用上。少数经济状况好的居民(有钱人家)也可以花钱雇个“拉水的”,即专门送水上门的专业户,他们一年四季天天拉着水车,按时送水上门。大多数人家只能自己动手了。记得小时候刚能帮大人干点家务活时,第一件事就是和姐姐往家里“抬水”,后来长大了就自己“挑水”,开始用小桶,后来个子更大一些才用大桶,每只能装五六十斤水,两只桶俗称一担重百斤以上,用担挑挑水的人必须学会换肩,才能走得远些。离井的路近的要套在手腕上,不能堆在地上,这叫挽罐可以这样干,如果路远,就要动用车子,除专业户的大型车外,一般百姓家用的多是四个小铁轮的平板小推车或拖车(如图一),车的大小不一样,大些的可放上4-6只标准桶,有人还把小水缸大铁桶抬上去,身子要半躬下来,探出头和双肩,眼盯住水桶,双手握住绳子,把拴在绳子一端的水桶从井口下放到井里,灌满了水再提上来,这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如图二),要求是绳子上下运作要悬空,不能贴靠井口和井壁,贴上了就磨损了绳子,也减缓了上下速度。而最关键的是要学会“摆桶”——这绝对是个技术活。水桶到达水面时,要用力晃动绳子使桶“翻身”,桶口朝下,直接灌满一通,如果只灌了半桶,就要倒出去,重新再来。如果掌握不了这套技术,也可以去桶梁(提把)一头拴上个重物,桶下去就

能灌满,但是弄不好经常有人把桶掉下去沉到了井底,这就需要请人“捞梢”(烟台人把水桶也叫水梢),那时就有这样的打捞专业户,他们有专门工具,专业技术和经验,搞有偿服务,如果你站在井口往井下一看就头晕,说明你不具备大前提,要干就只能给别人打下手了。还有罐绳或井绳,其质料要好,最好是麻的,粗细要适中,不勒手,长短要合适,遇上旱天,井绳就要加长,最长可到十多米,不管长短,绳子一定绳,也是个小技术。有时水浅,即水面离井口近些,近到一条担杖的长短时就有高手能用担杖钩挂上水桶,从井里直接打上水来,这也是个技巧,常干就能学会(如图三)。

再说送水的专业户,他们很辛苦,一年四季风里雨里,不仅要身强力壮吃苦耐劳,还要掌握一定的技术,才能高效出活赚口饭吃。他们用的是木制双轮大板车(如图四),车身上横装一个鼓形大木桶或大铁桶,上方稍前开个斗形的进水口,桶另一头的下端装一条暖瓶口粗细的长铁管管口上加塞子,就是出水口。车的前部还要放上一堆标准水桶,是向各户分散送水用的。春秋季节日子还好,夏天就怕连天阴雨,冬天来了更加艰苦,冰天雪地里,井台和道路上都结冰,如果井口上结的是茬冰,撒些炉灰就能防滑,如果冰层很厚,就要用铁锹大镐清除,或者用开水烫……他们脚上要穿草鞋或“猪皮绑”以防滑、防冻,身穿皮坎肩,头戴皮帽子,手套也要厚的等等(如图五),后来有了人力的机器井(如图六),这既省了体力也避免了危险。

1948年烟台二次解放之初还是老样子,1955年末市区有了自来水,但只是划片定点在街头巷尾安装阀门,每户发给“活动水钮”一户,用完后去下自己保管。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部分新建楼房才把自来水请进了家里彻底告别了水井水缸水桶等老一套设备。当年主要用大沽家河和内夹河的地表水在官家岛建第一个地表水厂。1958年大跃进全国大修水库,烟台也修了门楼水库,该库容之大在胶东数第二,修水库本来是农业学大寨的产物,而今烟台的水源地却非它莫属了。仅用地表水有时保证不了需求,所以就开发地下水,能起到补充、应急的主要作用。烟台自来水公司目前要向芝罘区和莱山部分区域供水,现有官家岛地表水厂一座,和东陌堂、套口、西牟三座地下水厂,四家总计日供水量为27.5万立方米。去年3月莱山新水厂开工建设,完成后日供水能力为20万立方米。水的质量至关重要,既关系到人身健康又关系到环境安全。烟台水质检测工艺先进,有106项指标的全面分析,达到了国标要求。吃水不忘打井人,让我们向供水第一线的员工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牢记我国水资源不足,节约用水意义头等重大!

## 开栏赘语

人老了,喜欢怀旧,愿意说古。我已七旬,而且近盲,自惭形秽,甘为老朽。在“代沟”一侧茕茕孑立,虽痴心不改,也不敢摆其锋,顶多“常将冷眼看世界”而已。

遭际盛世,欣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党史是必修课,要学国史。点燃心中热情,觉得甘为老朽未免辜负中央,老朽尚有可为,至少对史尚有敬畏之心,且毕生读史成癖,有所积累。古人讲治史要“才学识”兼备。吾众生白丁,才识平庸,不足与新锐相捋,但勤奋成习,在“学”上足以后进指点一二,即老马识途也。

然则,识途老马也已然不多了。或者年事已高,或者心灰意冷,出现了令人沮丧的断层现实。浅思维,假历史现象比比皆是。最典型的例子是趋之若鹜的月亮湾:小学课本上即有太阳公公,月为太阴,是《易经》常识,月亮婆婆怎么能长胡子?

如今,乐道文化泛滥成灾,把文化矮化为娱乐成为时尚。然则,一个民族不能总是轻飘飘地在哈哈一乐中自我陶醉,需要沉甸甸的历史故为软实力的基础。今天的发展得以历史为起点,可烟台的地域历史正在被淡忘。证据之一是地名



芝罘挽歌

和传说已经消失殆尽,而这些却恰恰是支柱产业——房地产广告的灵魂。

文化老人行将作古,令抢救“口碑”成为当务之急,得了名片与其沾沾自喜,不如退而结网,踏踏实实从忘却的汪洋大海里捞上若干大鱼小鱼来。比照洛阳、西安乃至威海,我们那巨资修建的博物馆,错把广州街景搬在了烟台——怎么会有时髦女郎街口买鱼?文化人只能唉声叹气,而冒牌文化人却耀武扬威。

昔日的芝罘文化,精彩纷呈,多种文化并存,五彩斑斓且硕果累累。人杰地灵,伟人之外,平民百姓也无不接受多种文化的洗礼,过得文质彬彬,从容自在。所以写起来只能汪洋舀水,挂一漏万,只好相对集中,取不同侧面,窥豹一斑。也许可以集腋成裘,合在一起,能从文化角度反映当年烟台街的风貌,那就不枉老朽一片赤子之心了。

开篇先说当年的交通工具。

# 雁行的地排车

安家正

地排车老烟台叫“大板车”。

老烟台人可不欣赏那个“大”字,嫌那东西小,就连加两个大字“这才大大点”。拉大板车的、扛大包的(码头工人)乃至抽大烟的,都为市民鄙视。拉大板车被认为是“最苦最累的贱业。有一句诅咒人的话:“你甭嚣张,早晚当了得拉大板车!”

开埠以后,有着巨大的运输需求。作为贸易集散地的港口,四乡大量的农副产品要往烟台集中装船,而大量的舶来品又需要迅速往四乡分散,但长期没有铁路,而只有一个公路网络。1920年建成的烟滩公路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公路之一,城镇之间均有路况不佳,但却四通八达的公路相连,这就催生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雁行的地排车队。

只见清一色的地排车,装载着基本一样的货物,车距也所差无几,首尾相连,成群结队,车轮滚滚,涌流往前。车队体现着一种团队精神,因为这里地处丘陵,公路蜿蜒,不乏陡坡,必须通力合作,一人驾辕,众人拉绳,才可能翻山越岭,车队可大可小,可抱团精神则一。

与他们生产相联系,快餐型的小吃

也应运兴起。他们是一个群体光顾了道边店铺,急于赶路,等不得你精雕细刻,又走得又饥又渴,汤汤水水是应急之需,正如杠子头火烧,大锅饼那样坚实却耐饥的食品就大受欢迎。

这个行当,吃大苦,流大汗,又脏又累。且报酬菲薄,概不例外地是计件工资。刮风下雨打了还得暂时失业,因为货物受损得包赔损失。所以生活赤贫,大都娶不起老婆。

不过也有一段芝罘版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传奇佳话。一个朱姓车夫,爱上了一个四道湾的妓女。妓女染疾,那班用甜言蜜语玩弄她的阔少爷躲得无影无踪,而那车夫却一如既往仍旧知疼知热。车夫只在车铺搭伙,每日只能分得一点可怜的饮食,却匀出一半来照料苟延残喘的窑姐儿。这时,她才恍然大悟,那班请她吃馄饨的公子哥儿不过是虚情假意,只是垂涎她的肉体而已。她战胜了自我的彷徨犹豫,病好之后,拒绝接客,只献计达官贵人攒下了赎身钱,最后与车夫结成了美满姻缘。

这段佳话曾经在雁行的地排车队中广为流传,他们婚巢就坐落在大钟楼下,传说中还涉及到不少老烟台的头面人物,是不错的电视连续剧素材。

# 钓螃蟹

孙宝庆

孩童时,俺家以北一里多远就是浩瀚的大海,沿海岸向东约百米就到了港务局卸货码头。码头西坡是用块花岗岩垒砌而成的,上面长满海蛎,海蛎又被翠绿的海青菜包围着。海底的岩石下或缝隙中,蜷伏着螃蟹,赤甲的,绿甲的都有。

头次钓螃蟹就是在港务局西浪坝,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一年级七月底一天的下午。我来到西浪坝找好立脚点,便把用绳子绑牢的新鲜鸡肠(螃蟹最爱吃的饵料)扔进海里,绳子的另一头握在右手里,右手则拿着用细铁丝制成的小碗口粗的铁圈,上面缝上网衣,圈的上面再绑根细竹竿的蟹网。从鸡肠投入海中,我就全神贯注不眨眼地盯着海水的动静。过了不大一会,我就感到左手拿着的细绳被拖紧了,这是蟹咬着鸡肠往窝里拖,我慢悠悠地提着绳子引诱螃蟹随着绳子移动。等到它咬住鸡肠不放松时,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捷地伸出蟹网,把还没露出海面的螃蟹兜进网中,随即把这个竖着两只眼睛,擎着两个赤甲的“赤甲红”倒进桶里。再把被蟹撕咬过的鸡肠稍加整理后,重新扔进海里。很快绳子就被挣紧了,我屏住呼吸一点点收着绳子,一只大螃蟹渐渐接近水面。我迅猛



地拿着蟹网朝蟹兜去。不料那警觉的蟹嗖地钻进海里逃得无影无踪。听前辈说过,逃脱的螃蟹,再钓就不好钓了。于是,我换个地方再把鸡肠扔到海里。

就这样钓着,等快长满潮时看看放进桶里的蟹子,已经钓了好几个了。

后来,在原渔业公司造船厂附近,我还用蟹笼钓过螃蟹。蟹笼就是用粗铁丝制成一个底粗顶细灯笼形的框架,再用小扣网衣围裹起来,并在顶部拴上尼龙绳。钓蟹时,将放进鸡肠的笼子抛进海里。手抓住系笼的尼龙绳,过段时间当感觉到绳子动弹了,那就是螃蟹爬进笼了。双手立即把笼子拖起,不容笼中之蟹逃脱。

浅海域,用手把线钓蟹。深水区,则用蟹笼钓蟹。这是老烟台街的居民在钓蟹中摸索出来的钓蟹“道道”。

沧海桑田,往昔钓蟹的海域已发生巨变,被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所占据。而今要钓蟹,那就上芝罘岛、养马岛等地方吧。